

为秧歌注入热烈的神采,似乎让歌者的喉咙也愈发嘹亮。

陕北民俗中的除夕夜,家家户户垒火塔,要燃烧到第二天天亮。一层层出自瓦窑堡的炭垒砌起来,形如小宝塔。塔尖用一块黑得发亮的炭压住巴掌大的黄纸,黄纸在腊月的寒风中抖动,格外抢眼。在陕北,除夕夜火塔尖压黄纸是一种节日仪式:既缅怀祖先,也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等到年夜饭端上桌,院子里的火塔也要点着了。除夕,瓦窑堡的炭燃烧着,照亮了整个村庄和对面的山坡。记忆中,我曾带着家人手拿小烟花围着火塔转,孩子们嬉闹的情景,给那年除夕增添了喜庆祥和的氛围。

又是一年寒冬时,我凝视着跳跃升腾的火焰,感受着它的暖意,思绪却被拉向更久远的时间——同样是“瓦窑堡”,在90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寒冬,曾以另一种方式,点燃了照耀中国革命前途的火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吴起镇,不久后,又来到瓦窑堡,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年的冬季,中国已经处在乌云压城的前夜——日本侵略者在此前占领东三省后,又制造华北事变,妄图进一步占领全中国;根据地处在反动军队、地方军阀的包围之中,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面临着生存发展的考验……

如何使各种抗日和革命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成为我党我军开展新局面的关键。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二道街前河滩田家院的一孔窑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瓦窑堡会议精神。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如同黑夜里燃起的熊熊炭火,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90年前,瓦窑堡人如同炭火般滚烫的热情,温暖了历经长征磨难的红军官兵。那时,依托丰饶的煤炭资源,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瓦窑堡兴办起多种工厂,为革命事业注入了坚实的物质力量。

今冬,瓦窑堡的炭火依然在燃烧,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坚韧、热情与赤诚。瓦窑堡的炭火,深藏于黄土地的根脉,也是温暖人心、永不熄灭的精神之火。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天生就带着浪漫气息,喜欢将火辣辣的情感宣泄在高亢歌喉与秧歌中。当他们在黄土高原上擂响腰鼓、舞动秧歌、唱响信天游时,瓦窑堡的熊熊炭火,赋予鼓点奔放的气质,



杨靖宇和抗联战士(中国画) 袁汝波作



长征

第6622期

## 精短小说

几十年前,农家少年李根生乘船走了好久,才来到当兵的岛上。

船靠岸时,他攥着背包带的手心里全是汗。背包里除了几件衣裳、一本卷边的《木工图谱》,还有个用厚帆布裹着的木匣子——里面是几件趁手的木工工具,全是黄杨木柄。

“李根生,到连队报到!”连长的声音传来。他赶紧应声,跟在连长身后往岛上走。小岛不大,营房是石头砌的,墙面斑驳,屋顶铺着青瓦,有些瓦片已经松动。

“咱们连条件苦。”连长边走边说,“风吹日晒,营房老得快,有些家具更是缺胳膊少腿。听说你在家是木匠?”

“报告连长,在家跟着俺爹学过几年。”李根生答道。他爹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李根生打小就跟着爹拉锯、刨木。要不是一心想当兵,他或许就在家继承爹的木匠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好!”连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咱们连正缺个会手艺的!以后营房维修、家具修补,就靠你了。给你安排在3班,跟老班长赵大海住一屋,他是老兵,你多跟他学学。”

3班的宿舍在后排,也是石头房,靠墙摆着4张木板床。老兵赵大海看见李根生进来,咧嘴一笑:“欢迎,欢迎!咱们连终于来了个懂手艺的。上次班里的床腿断了,我用铁丝绑了几道还是晃悠。”

李根生放下行李,刚想说话,就听见“吱呀”一声,一名战士起身时,床板塌了一块。那名战士无奈地看着塌下去的床板:“得,又坏了!”

班长赵大海问:“根生,你看能不能修修?”

李根生走过去,蹲下身打量着坏掉的床。“能修。”他点点头,“得换块新木板,再给床腿加固一下。”

## 感念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七十六团辖区的格登山边防哨所。夕阳温柔地铺洒下来,光晕染红了公路两旁的树林,斑驳的树影都带着暖意;阵阵山风拂过,一种静谧而庄严的感觉在我们心头油然而生。

值班的护边员热情地引领我们走进哨所,娓娓道来兵团人的故事。几十年前,这里还很荒凉。兵团人住着地窝子,啃着窝窝头,用最简陋的工具,向这片荒滩发起了挑战。他们开垦农田、植树造林、修建水利设施,硬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团场。

随后,他又引导我们来到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格登碑前。他指着石碑向我们介绍,这座碑是1760年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之乱后建立的铭记碑。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碑文,历经风雨,至今仍清晰可辨。

临别之际,这位护边员微笑着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家里的第四代护边员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先前在哨所看到的草克特格斯一家四代人护边事迹展览,讲述的正是他们一家的故事。他叫阿音格,是草克特格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边防线上的家乡。看着他明亮而坚定的眼睛,我们深切理解了“守边”对他们一家的意义——这不仅是职责,更是一种血脉的传承。

望向远处宁静的村庄,牛羊在吃草,我们想起了在国境线旁看到的那句标语:“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

次日清晨,我们踏上了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这条横跨天山南北、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向我们展示了新疆更加壮阔的风光。雪山、峡谷、草原、湖泊、沙漠……沿途美景目不暇接,可谓一步十景,一日四季。然而,就在我们沉醉于这壮丽画卷时,行程却陡生波折。途中天气骤变,我们在盘山道上被迫折返3次,最终在风雨交加中度过一夜。这段经历,也为我们的行程平添了难以忘怀的一笔。

# 小岛小木匠

■尹文树

“去哪里找新木板呢?”班长赵大海皱起眉头,“岛上就那么几棵树,不能砍。补给船上次送来的木料早就用完了。”

李根生没说话,走出宿舍门口,看着堆在墙角的废旧木料——都是之前修营房换下来的断梁、坏木头,大多被当成了柴火。他在木料堆里翻了翻,找出一段还算结实的榆木,扛了回来。

“就用这个。”他说。

“这破木头能用?”战士们都围过来看,一脸怀疑。

李根生没解释,拿起斧头,“咚咚咚”地劈了起来。不一会儿,那段榆木就露出新鲜的木茬,很快被他利索地劈成了一块木板。接着,他又拿出刨子推刮。一块平整光滑的床板就做好了。

他找出几根粗铁丝,把床腿加固了一遍;又用凿子凿出榫卯,让床板和床架牢牢地固定在一起。“好了,你试试。”

那名战士半信半疑地坐上去,床稳得很,一点都不晃。“真行啊!”战士眼神里满是敬佩。

班长赵大海也笑着说:“懂手艺的就是不一样!根生,以后你就是咱们连的‘小木匠’了!”

“小木匠”这个称呼,就这么在连队里传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李根生把3班的床都检查了一遍,坏了的床板换掉,松了的床腿加固。其他班的战士看他手艺好,也纷纷找他帮忙。炊事班的切菜板裂了,他用铁箍箍住,再嵌上蝴蝶榫,像新的一样结实。连部的办公桌抽屉拉不动,他拆开一看,是滑轨锈住了。他用砂纸打磨干净,又涂了点机油,让抽屉推拉起来顺滑无比。

全连都知道3班有个手艺高超的“小木匠”。有人来找他修东西,他总是乐呵呵地答应,不管是大件的家具,还是小件的生活用品,他都修得又快又好。

岛上的夏天又热又潮。海风带着水汽,把木头家具、门窗泡得发潮、发霉。

连长找到李根生:“你看能不能把全连的门窗、家具都检修一遍?在这潮湿的天气要是不处理,木头朽得更快。”

“没问题,连长!”李根生一口答应。

可检修工作刚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门窗的合页大多锈死了,需要更换新的;有些木头已经发霉、朽坏,需要用新的木料修补;还有些家具的榫卯结构松动了,需要重新加固。可木料和零件还没送过来,手头的材料根本不够用。

李根生想起爹说过,当木匠要懂得“变废为宝”,很多看似没用的东西,只要肯动脑筋,就能派上大用场。他又去了那堆废旧木料旁,仔细翻找起来。

这次,他不仅找到了合适的木料,还找了些生锈的铁钉、合页。他把这些东西分类整理好,拿出工具,忙活起来。生锈的铁钉、合页,他用砂纸打磨干净,再放在火上烤一烤,冷却后就变得又亮又结实。

坏掉的门窗框,他锯掉朽坏的部分,用新做的零件拼接上去,刷上油漆,跟新的一样。晃悠的桌子,他用一块三角形的木板加固,桌子就稳定了。

官兵看到他用这些“破烂”修好门窗和家具,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根生,你这脑子太灵光了!”“这些破东西在你手里,都变成宝贝了!”

李根生只是笑了笑,继续埋头干活。在连队,他从早上一直忙到天黑,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那年秋天,上级给连队下达了一项任务:在岛上修建一个训练场,包括跑道、射击靶位、体能训练器材等。连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3班班长赵大海,让他负责组织战士施工,而李根生则负责设计和制作训练器材。

“根生,这可不是个重要任务!”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训练器材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官兵的训练安全和训练效果,你一定要把好关!”

“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李根生郑重地答应下来。

设计训练器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李根生翻遍了连队里能找到的资料,结合训练需求,细细琢磨。

射击靶位需要固定在地上,不能晃动,而且靶纸要容易更换。李根生用石

## 我的兵之初

40多年前,我是一个新兵,跟随队伍来到河北保定农村拉练。当时,我和战友就住在三角村的一户老乡家里,距离电影《地道战》的拍摄地毛庄不远。那时,我们每天搞军事训练,还要给老乡挑水、打扫院子。我是连队的文书,担负着写宣传稿的任务,晚上还要到大队广播站念自己写的稿件。

当时正值春天,冀中平原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槐花香。我们开伙做饭,采摘槐花蒸馒头;在通信车内进行无线电收发报训练;夜晚则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唠嗑”。

那时我年轻好强,挑着水桶去井边打水。桶很沉,起初怎么也打不上来水。后来向老乡请教,才知道左右摇晃水桶,靠着巧劲儿让它沉下去舀满水。我摇动辘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第一桶水提上来。待两桶都装满,分量更是沉甸甸的。我当时身子单薄,挑着沉重的担子往老家走,没走多远,肩膀就被扁担磨破了。

房东是一个慈祥的大娘。她担心我们夜里睡觉冻着,经常半夜起来点着小油灯给我们盖被子。看到她家里只有母女两人,我问她丈夫到哪里去了。说起这件事,她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流泪。她告诉我说,当年结婚刚两个月,丈夫就参加了八路军,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拉练结束,部队开拔时,带队干部要求我们不得惊扰老乡。我们早晨5点钟起床打背包,6点钟出发。我们离开村庄时天色还很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部队开拔时,房东大娘就站在村口的槐树前,送别我们。我向她挥手,她用粗糙的手抹着眼泪。这一幕,让我百感交集,眼眶也湿润了。来到下一个宿营地,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拎着拿扫帚去扫院子,也没有抢着拿水桶挑水,而是趴在没有打开的背包上,一气呵成写下了一首诗歌《伟大的心——致平原的母亲》。

汽笛催,喇叭鸣  
野营拉练就要踏新程  
猛回首,村口上站着老房东  
大娘啊,平原的母亲  
我看到,我看到你的眼眶热泪盈  
晨风紧,天色阴  
老天也懂得母亲那颗留恋的心……  
拉练的队伍继续前行,我们先到冉庄参观,后来又去了华北烈士陵园和西柏坡。冉庄是著名的“地道战模范村”,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40多年前

头和水泥做了靶位的底座,上面用木头做了支架。修建其他训练设施,建造器材遇到的问题,也被他们逐一解决。

当崭新的训练场出现在官兵面前时,他们都激动不已,纷纷上前体验。上级来检查时,对这个训练场赞不绝口,说他们“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克服艰苦条件完成了建设任务”。年底,李根生荣立个人三等功。战友都为李根生鼓掌喝彩。他站在队伍里,心中充满了自豪。

春暖花开的时候,李根生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是爹写的,说家里的木匠铺生意很好,很多人都来找他做家具,可他年纪大了,想让李根生早些退伍,回家经营木匠铺。

李根生挂念家里的爹娘,可也舍不得连队,舍不得小岛,舍不得战友。最终,他决定先回家看看爹娘。他向连里递交的探亲申请,很快批下来。他给爹回信,说自己会休假回家,让他放心。

在船上,李根生不断望向小岛。岛上的营房、训练场,还有战友们,都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知道,小岛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

归队后,李根生继续在连队里修修补补,还开始教战友们做木工活。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后我不在这里了,你们也能自己修东西、做家具。”

有几个战士很乐意学。李根生从最基础的拉锯、刨木、凿孔教起,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时间过得很快,李根生在岛上已经待了5年。他为连队解决了很多问题,制作了不少家具和器材,赢得了战友们的好评。他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稳重的老兵。

这一年,李根生因为表现突出,获得了提干的机会。连长高兴地对他说:“祝贺你,以后更要好好干!”战友们也都为他高兴。他知道,这是对自己奋斗和奉献的肯定。

登上离开小岛的船,李根生望向小岛。茫茫海上,小岛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可他知道,这座小岛永远在自己的心里,连队永远在自己的心里。

很多年后,李根生时常忆起小岛上的生活。岛上的官兵来了一批又一批,连队的家具、训练设施也都换新的了。然而,战士们都听说过他的故事,亲切地叫他“老木匠”。

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当兵生活,李根生总会骄傲地说:“我曾经是岛上连队的小木匠,那是我这辈子最难忘、最自豪的时光!”

# 三角村记忆

■孙晶岩

的冉庄保留着抗战时期冀中平原的村落样貌,完整保留着各种伪装成牲口槽、锅台、石头堡、面柜等的地道战工事。

在西柏坡,我随队伍参观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旧居,还坐在平山县的岗南水库前写诗。人在年轻时经历的事情,会影响人的一生。这些年,我多次走访革命老区,就是源于青年时代与老区人民建立的深厚情感。

不久前,我应邀到保定师范学院讲课。临别时,朋友问我在保定还有什么心愿。我说想看一下当年拉练时住过的村庄。虽然我知道村庄的名字是三角村,却并不十分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了却心愿。那座村庄在顺平、唐县、满城交界处,隶属顺平县安阳乡,而顺平县也曾是当年白求恩工作过的地方。我想,我们走过的那些路,或许也曾留下白求恩救治伤病员的足迹。

多少年过去了,三角村的槐花香味至今弥漫在我的记忆里。房东大娘慈祥的面容,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